

食物记

□ 李学成

有椒其馨

于凉秋的傍晚行走，心情散漫，不觉间到小区的左门一侧，一楼的住户临人行道有些空地，便作了花园兼菜园。其中有户人家栽了株花椒，一人多高，形如伞，细密的枝不肆张扬，枝头还剩余未采摘的花椒，簇状的椒密密的呈着红色，叶泛着油亮的光，近闻缕缕清香。看多了城里富态贵气的花草，乍一见来自乡土的花椒，多少让人有种久违的感觉，打量了好一会。同行的妻子催促说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？”才还顾离去。其实她不会懂得乡村来的人，抹不去的乡愁里有着故乡乔木的位置，看到自然倍感亲切。花椒在乡间几乎家家必栽，一为取之作为香料，二为寓意子孙昌盛。记得老家大门外就有爷爷种下的一株，秋天花椒变红便可摘，父亲照例拿个筛子，拾把长凳支在树旁，人站其上，小心翼翼俯着身子摘花椒，怕被树树上的刺扎了。花椒在太阳下晒过后呈红褐色，现龟裂纹，顶端开裂，露出黑色光亮的种子。小时见过父亲将开裂的花椒或手抛或用筛子颠簸，让种粒尽出，取椒皮用布袋或竹筒贮存，以备取用。乡间用花椒量不大，用来吃牛羊时除腥膻，而吃牛羊肉的机会是不多的，偶尔作凉粉调料，小孩的我们故作经不住麻味状，嘘嘘声里把舌头伸得很长。大人总是说花椒伤小孩，长大后方知花椒是提阳之物，所以不让多吃。后来进了城，吃法多了，喜欢麻婆豆腐的微麻爽口，麻油调味早点的缕缕芳香，更喜欢麻辣火锅一麻惊人的痛快淋漓。椒是芸香科芳香植物，椒籽香味浓郁，传统烹调佐料，位列“十三香”之首。史载周朝时就已作为重要调料，用之于敬神祭祀、辟邪养生、熏香清洁。椒不仅作食用，亦可药用，《本草纲目》载：“椒，纯阳之物，其味辛而麻……人右肾补水，治阳衰瘦数、足弱、久痢诸症”“久服之，头不白，身轻增年”。中医将其作散寒、

解毒、消肿之用，亦作明目生发，益肾健体、活血舒筋的保健之物。

果实繁茂，饱满喜人的花椒不仅满足了人之食药及养生之需，亦在精神里生发、升华出诸多椒的历史兴趣和审美。《诗经·陈风》里有诗：“视尔如苒，贻我握椒”。诗表现的是秋日祭社盛会之时男欢女欣，相互赠答，两情相悦，美好如盛开锦葵的女子，送给小伙子一把芳香的花椒。花椒用作定情的信物，寄托着美好的爱情。《诗经》里还有一首《椒聊》的诗：“椒聊之实，蕃衍盈升。彼其之子，硕大无朋。椒聊且，远条且。椒聊之实，蕃衍盈掬。彼其之子，硕大且笃。椒聊且，远条且”。一串串椒的果实，生长繁多，摘下足有一升。高大健壮的男子福气好，人丁兴旺，象花椒结满的果实一样多。花椒在《诗经》里又成了子孙繁盛的象征。椒性温驱寒，汉成帝爱妃赵飞燕貌美善舞，可惜不孕，诊为风寒所致，成帝遂命以椒涂宫室墙壁，温室正气，赵妃果然怀孕，后世便有“椒宫”“椒房”之谓。《汉宫仪》云：“椒房，以椒涂壁，取其温也”。此一史述也旁证了椒兴多子的特性。《汉书》有载：“江充先治甘泉宫，转至未央椒房”。椒房由此特指后妃之室。在屈原的《离骚》里椒又是象征忠贞义士，说贤者纯正完美是汇聚贤良志士之所在，如椒之为香草，性清卓著，抗阴除湿，忠贞聚集而生。在俗世的生活里，椒更多的则是降神辟秽，以迎吉祥。《离骚》云：“椒，香物，所以降神”。唐代诗人李嘉有诗：“雨过风渚洲清闲，椒浆醉尽迎神还”。《周颂》有云：“有椒其馨，胡考之宁”。花椒的芳香增添了生活的情、趣和美，更是人安宁长寿的美好所寄。

无椒不箸

秋天是收获辣椒的季节，凡农家无不在墙壁或梁上檐下挂满串串彤红的辣椒，任其自然风干，珍珠玛瑙般的色泽让人马上想到舌尖灼辣的热烈和

狂野，食欲陡增。辣，一种“痛并快乐着”的经历，一辣入口仿佛全身的细胞神经被调动起来，集结于口舌胃肠，转化成轰轰烈烈的味觉，大快以食。小时在乡间生活，正值艰难岁月，肉食几无，顿顿玉米饭青菜汤的日子，全靠辣椒的调味，让淡饭寡汤亦能吃得津津有味。上世纪70年代中上期尚处于大集体时代，每家有几分自留地，用于种蔬菜或是搞些家庭副业，两三分的自留地被父亲母亲划分得很精细，除了生姜、芋头之外照例要种几垄辣椒，父亲特用发酵过的鸡粪施作辣椒用肥，据说施过鸡粪的辣椒卖相好辣味足，是何道理也说不清，全凭的是经验。收获风干的辣椒由母亲一部分舂成椒面，用以制作辣椒酱和咸豆腐，一部分留作制辣椒油，再一部分保留干椒贮存，食时按需择法制用。印象颇深的是调制辣椒油，母亲在大锅的底部放少许香油，待油热放入椒面，速用勺子翻动，油花腾起，辣香满屋。有时制当日食用的辣椒油，母亲会在起锅前加入少许清水，至今我也不明由为何，想来是降温，抑或是无油水添的无奈，经母亲调制，一碗色泽油亮鲜红的椒油用来作食用豆粉、米粉或是面条的调料，微微的椒香把清苦的日子调制做得有几分火热。最喜的还是火烧鲜椒和糊椒，这种吃法能降低辣味，增加香气。这种偏好或许是来自于父亲，记得开饭前父亲有时会在炭火放几支辣椒，翻转几次熟后用手撕成缕缕，放入碗中撒点盐用筷拌一下即食，看着父亲一口辣椒一口玉米饭很是享受。另一种是用热炭灰刨干椒，刨然至有些焦糊的干椒用手捻碎加点酱油以作“辣子碟”，供全桌调味食用，或是放入汤中调味。有一种椒调味汤的简便方法小时常用，先敲一小坨盐埋入烫火灰加热，待汤中菜半熟，用勺盛一点猪油，取一二支干椒捻碎放入勺中，从火灰中取盐坨放入勺，将椒碎糊后放入汤，随着热盐坨遇汤水噓的一

声，锅里腾起阵阵椒香，这种吃法时下的乡间也不多用了。我仍偏爱糊辣椒加酱油的“辣子碟”，每闻到糊辣椒的味道，胃部就兴奋不已。

辣，能催化味觉，本身却是痛觉，与酸甜苦辣不同。《说文解字》里说：辣，从辛，乃猛烈之辛味。辣味入口如灼，有刺寓意。辣椒是明代始传入中国的，在之前辣指的主要是古人常用的茱萸、花椒、芥末之类以痛刺激味觉的辛物。辣椒的传入无异于一场饮食革命，烈极无比的辣椒使过去的辛香料通通无法与之匹敌。明代《草花谱》载：辣椒称为“番椒”，其传入中国经由两路，北路由丝绸之路入新疆、陕西和甘肃，南路由海上入两广而至江浙、荆楚和西南。在长江流域的传播经由下而上，最先作食用的是贵州，地方志有“土苗用以(辣椒)代盐”的记载。传入的最初利用不太充分，有的甚至作观赏植物。至清嘉庆时黔、湘、赣、川渐有“种以为蔬”“无椒不下箸也，汤则多有之，且每饭必菜，非辣不可”之势。在四川两种伟大的椒相遇了，一种是原产中国的花椒，一种是原产美洲的辣椒，电光火石般相遇在麻辣火锅滚烫的汤浪中，燃起的烈焰燃至每一个毛孔，“辣不怕，不怕辣”的威猛，让人光膀大汗，吃得血液奔涌，灵魂震撼，大痛大快。

湘、川、黔是辣椒的核心区，素有湖南人不怕辣，四川人辣不怕，贵州人怕不辣之说。其实在西南都有“无辣不成席，无辣无以食”的食俗，崇山峻峻，多湿多寒，辣椒传入400多年来，其温胃驱寒、缓解疼痛、调味消食的善意让各民族倍感温暖，终成蔬菜之首，家家常备，餐餐以佐。有人诗赞：初为青涩后雍容，沉淀时光得味浓。宁与菜肴经釜爨，不和花林混林丛。常添辛辣帮人暖，每减腥臊解物庸。纵是平凡非冷漠，饮食史上著丰功。

辣椒，平淡生活里提取的焰，亲人中的亲人，于秋天我们一起回家。

父亲吃茶

□ 罗如瀚

吃茶是父亲为数不多的嗜好。我们乡下人不说喝茶，说吃，父亲每天早晚吃两罐茶，他吃的“罐罐茶”，也就是“百料茶”。

每天清晨，父亲吧吧吧啵啵着烟锅里的老草烟，烧着早火，煨水，把大肚子茶罐斜烤在火塘边的木炭上预热，倒尽里面上次残留的碎茶沫，再把茶罐支到紫毛火灰上烤热，眼都不消看起身就伸手从挂在面楼柱子上的茶萝抓一把茶叶，轻轻捏捏，小心放进茶罐，均匀抖几下，再烤。如此循环往复，眼睛不时凑近灌口看看，直到把茶梗叶片烤得均匀黄翠，香气四溢。等到茶香弥漫至整个屋子时，在火塘边放稳茶罐，提起铜制烧水壶，将飞涨的开水慢慢注入茶罐。开水碰到茶叶和罐壁，先是“噗噗噗”，后是“噗滋滋”，接着“滋滋滋”，茶香随着白色的水雾慢慢氤氲开来，钻进鼻孔直捣心脾。待“滋滋滋”的响声几乎听不见时，父亲把水添满茶罐，稍许，提起茶罐把秋天一样的茶水倒入早已准备好的盅子里，再添好茶罐里的水，把茶罐泡在离火不远处。倒茶时，父亲总会留一些在罐底，问父亲，他说茶水总要留下一些，全倒干了就叫“倒根茶”，头茶太香太浓太苦，二三道茶就寡淡无味了，倒好茶，端起杯子，先用鼻子嗅嗅，再小口小口地啜着。

吃淡一罐茶，父亲或者到大队部，履行他作为支书舞文弄墨

开会的职责，或者下田履行作为农民扶犁使牛的天职。

父亲吃的茶谈不上讲究，也许是半辈子把生产队里每块地的茶叶都吃了一遍，最终选择了一种小山垭口茶，那地方早上太阳照得早，下午落得快，五点左右成为背阴山，而且土是木香土，露水充足，据说茶地里也没有桃树，茶没有苦涩味，而且耐泡。

春天，父亲找生产队的会计称几市斤小山垭口的茶来，装进一个土瓷大罐贮藏，罐口用木墩包一块布盖严实，说是给茶发汗，过一段时间，就可以吃了，据说没有发过汗的茶吃了会拉肚子。父亲每次捧几大捧发过汗的茶装进茶萝，挂在面楼火塘边的柱子上，每天早上，他像电脑程序一样，烧火、煨水、烘茶罐、眼睛都不看就抓一把茶叶，塞进茶罐……开始新的一年。

父亲做功课一样早一晚一罐“百料茶”，记得小时候晚上常有人串门，少则三五个，有时更多。父亲就烤一罐香喷喷的“百料茶”招待，头茶炖得时间稍长些，然后逐一分到盅碗里，人手一盅，先端起自己的茶盅对客人说“吃茶、吃茶”！大家就着茶水南地北春夏秋冬款白闲谈……

吃茶是父亲为数不多的嗜好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对我们乡下人来说是肠子都生锈了的年代，除了咽烟、吃茶，一个男人哪能有更特别的嗜好。

母亲的背篓

□ 张进荟

在我的家乡，背篓是父老乡亲一辈子离不开的生产生活用具。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用它背米、背茶叶、背菜、背猪草……年复一年，从冬天背到春天，母亲从一个年轻能干的农村妇女背成了一个头发斑白的七旬老人了。漫长的岁月里，记不清母亲背坏了多少个背篓，正是这些背篓背起了母亲的希望，背起了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简单幸福，背着我儿时的梦想……而留在记忆最深处的，不是母亲背篓中的茶叶、食物，而是母亲每个集日从街上背来回来的报刊和书籍。

母亲文化不高，书只读到小学毕业。据说母亲小升初考试后，外公天天催促着去城里“看榜”，而母亲知道，榜上一定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因为不想让母亲重哮喘病的外婆因挑水太远而辛苦，母亲心里早就暗自决定不继续去上学了，所以母亲在考试时故意没有做完答卷。就这样母亲回家做起了农活，在生产队里为家中挣工分，每天去山坡下把外婆的水缸挑满水，背着背篓去采茶、打猪草，不让外婆为去挑水而累坏身体。水桶和背篓一直伴随着母亲，直到90年代后，改革的春风让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自来水进入了每个普通的农户家中，母亲的水桶完成了它们的使命，光荣退休了，而那些大大小小的背篓，直到现在母亲还用它们来背这背那，一天也舍不得离开它们。

80年代中期，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，村里已经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，母亲把家里分到的茶叶卖到初制所，经济收入增加了，生活有了一些好转。那个时候好多人家把钱存到信用社，渐渐地有了一些“千元户”“万元户”，一时间那些人风光得很，让人很是羡慕。而我的母亲，却没能让家里成为那些让人羡慕的大户，因为家里的钱，大都被母亲变成了一篓篓的书，花在我们姐弟身上了。家乡的小城5天赶一次集市，每个集日，我们一放学就往家跑，因为母亲总会在我们放学的时候赶集回来。那时候文化生活质量很匮乏，母亲惟一能做的就是多为我们买些书籍阅读，增长一点课本学不到的知识。母亲回来了，背上的背篓一放下来，我们仨姐弟总是争先恐后跑上前，去看看母亲又给我们买回些什么书。母亲放下背篓，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珠，先把《小学生》《小学生优

秀作文》《少年文艺》等书刊从背篓最上面拿出来给我们，那是母亲在县城邮政报刊零售点和新华书店给我们买回的，母亲从《小学生》背到《初中生学习辅导》《中学生语数外》……我们姐弟也从小学上到中学，自己能用母亲给的零花钱订阅报刊了，但母亲背书回来时心底的喜悦和欢欣是无法替代和言传的。等我们开心地如饥似渴去看各自喜欢的书后，母亲才把背篓底下的猪肉和时鲜蔬菜拿出来，那时候我的奶奶年迈，而我们姐弟年小，母亲总是说“老人和孩子需要营养”。买了书、买了菜，母亲的茶叶钱总是攒不起来，所以我们家总是成不了“万元户”。这样用背篓背书的时光，一直持续到我们初中毕业后，到县城读书上学，自己可以去买喜欢的书。母亲为我们姐弟背了多少书，我们都记不清了，在简单而快乐的日子里，母亲教会了我们热爱读书，母亲说我的外公希望我能“知书识礼”，母亲听从了老父亲的叮嘱，对儿女言传身教，我们姐弟三人长大后虽然没有成为名家和大款为母亲脸上争光，但都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，都用自己的劳动在社会上立足，不让父母操心。

长大以后，我从史记纪检监察工作，作为一名普通的执纪者，我们的世界是简单平凡的，没有喧嚣和热闹，清贫和寂寞是我的选择。我才逐渐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，原来母亲希望通过她朴素的理念，让智商平平的儿女们感受到自己的无知，并通过多读书来消灭一部分无知。母亲希望我不仅有衣服和包包做铠甲，也有一本好书做软肋。有人说补给知识和充实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没有一种能绕过“读书”这件事。一个人漂亮的外表是不是空洞，与人相处是不是不卑不亢，还有得体的谈话，眼神中闪现的睿智的光，都连接着自身的知识储备。我深以为然，纪检工作需要的是广泛的，不学习就会连一些常规的工作也不会做，更不用说在查办案件上与对手斗智斗勇。感谢我贫穷的母亲，教给我爱读书、爱买书的习惯，甘于清贫的生活，宽心对待际遇的变化，保持淡定的内心，母亲说“愿做泥鳅，不怕污泥”，朴素的话语是我内心的支柱。

我为母亲买了一个新的小背篓，陪着她一起到葱茏的茶山去采茶，宽慰一下她那颗牵挂远方儿女的心。



耕耘

许文舟 摄

嘉庆进士杨国翰的一首逸诗

□ 陈梦云

杨国翰（1787—1833），字凤藻，号丹山。云州（云南省云县）人，嘉庆进士，先后任浙江奉化、诸暨、海盐、仁和、海昌等地知县，后擢升玉环同知。其为人、为学、为官，被时人林则徐和为官之地百姓所称颂，后人所敬仰。杨国翰为清朝嘉庆年间云南“五华五才子”之一，其“诗文在云南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”。

近日翻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先生《云南藏书文化研究》（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12月版），见涉及杨国翰诗作《六月辛亥夜藏书楼有光若晨霞》一首，此诗未见收入《杨国翰诗文选集》以及临沧志志材料，因此，应为杨国翰的一首逸诗。根据王先生书中提供的线索，访到全诗并抄出，略作释读以续读者。

六月辛亥夜藏书楼有光若晨霞
天有日月照无边，赫赫精华盈云烟。地有珠玉晦而显，奕奕光辉彻山川。天地氤氲混沌毕，中间人文苍蔚出。酝酿奇气东璧联，文光遂兴天地一。滇中五华萃英流，充栋汗牛镇层楼。百尺深沉复元月，其间色相都幽幽。丙子六月之辛亥，日中较艺才华倍。曾否光焰长烛天，生花大笔焕神彩。

挑罢寒灯倦闻哗，高楼闪烁飞晨霞。晨光独明云不黑，如阳如火更如花。依稀卯金天禄夜，太乙餐霞霞可化。藜杖上头吹复嘘，五华十色生鄞架。况逢圣朝广文治，珠联璧合时煌煌。井鬼星精发皇久，文章辉映先与后。

不须丹笔烧赤城，剑气更看横牛斗。由诗中所含时间“丙子六月之辛亥”，结合杨国翰之生卒年代，我们不难确知，此诗大约写于嘉庆丙子年即1816年六月，时年杨国翰30岁，也是他由云州赴昆追随云南名儒刘大绅求学之第二年。

该诗为五华书院诸生杨逢春、樊子封、杨国翰、黄河治、汪自修等所写《六月辛亥夜藏书楼有光若晨霞》同题诗之一，从杨国翰自身角度和感受，记述其在昆明五华书院读书时，学习和作文，乃至对书院藏书楼及其藏书收藏的诸多感受。此诗见于载于刘大绅辑《五华诗存（卷六）》，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）会文堂刻本。为王水乔先生《云南藏书文化研究》第八章“云南藏书纪事诗”节录引用。

全诗的大意为：天上有太阳、月亮照耀着无边的黑暗，博大显赫的光充实在云雾里。地上被掩蔽的珠玉，被发掘、显现出来之后，神采焕发，光芒穿透

山岳河流。天地阴阳二气交合，混杂之后，天地间人文荟萃，层出不穷。酝酿有奇气的对联挂在五华书院藏书楼墙壁上。绚烂的文采因循发展、兴盛起来。边疆与中原相同。滇中五华书院聚集着像刘大绅、杨逢春、樊子封、杨国翰、黄河治、汪自修等才智杰出的人物，书院藏书楼里锁闭着汗牛充栋的图书。高深的藏书楼和屋中书架，因为没有月亮，无论是书楼、藏书色相都黑幽幽地显得寂静。丙子年六月辛亥的这天中午，书院的士子同仁竞争技艺，才华更加凸显。曾经记得大家热情高涨、气氛如火焰长久照耀天空，写出精美文章的大笔焕发着神采。点亮寒夜里的灯火，忽然听见大家的喧哗，藏书楼闪烁飞出的光影像晨霞一样引起大家的惊愕。岂止是晨光，云也逐渐变得明亮，如太阳、如火，更像花儿一样热烈。模糊看不清刘大绅先生夜晚喝酒的模样，像太乙先生服食云雾修炼，云雾可以化开，拄着藜杖反复对学生们进行奖掖、汲引。五华书院藏书楼藏书处仿佛生长着金、红、黄等十色光芒，非常诱人。这个地方的藏书，怎么这么不同寻常。从古至今，像五华书院藏书楼藏书这样的功业越深厚，则流传给后人的恩

德越广大。况且正逢当今朝廷，国家大力发展文化、教育事业，此举与重视武功事业珠联璧合，两者在当时相得益彰，盛大显赫。井、鬼这些吉星的气显著、持久。大家先后写出来的文章，光彩照人。并不愿像三国火烧赤壁里的周瑜、黄盖那样来作文，大家的才华就如天上的牛斗星宿那样，明亮闪烁。

此诗为杨国翰青年时代就读于五华书院时的作品，它的发现和访见，不仅丰富着杨国翰的诗文，对进一步了解其诗文亮点、吸引。五华书院藏书楼藏书处仿佛生长着金、红、黄等十色光芒，非常诱人。这个地方的藏书，怎么这么不同寻常。从古至今，像五华书院藏书楼藏书这样的功业越深厚，则流传给后人的恩